

# 史外明春

張恨水著

世界書局發行

第二十一回 斗室迎仙頻來四海客 癡翁卻病聊贈一枝梅

有國如何創處。且看那仙姑，與碧波紅一盞影。其想來，不知這仙翁  
社麼事？那仙翁道：你又有什麼好笑的事物。這仙姑道：你這  
仙翁學古文，這真不是人所能道。因在園道，這仙翁道：你看這一箇仙事，這就  
妙了。說着，把幾話圖在桌上，大家何語。那仙姑上記的是：

十一月初七日

李伯賢書

日千物事請重兩等

，當改風宗我朝禮之嗜矣。各建人同時偷臨，非常

二禮告，三節弱，因東西聖人，以持禮節不同也。文獻著錄先降，觀看菩薩次降，  
來世尊降。子游夫子先降，子游夫子先降，聖聖孔子降。赤松子先降。傾離子先  
，老君至聖降。西賢等降，耶穌大聖降。耶穌大聖降。耶穌大聖降。

館書數  
冊說  
大學  
大錄  
復長登

063793

君論，諸生靜聽！茲由仙翁說三教聖人，願諸西方人耶穌，實講大道。耶穌所

示爲拉丁文，至聖孔子以子游夫子，新從西域留學歸來，命之譯爲英文。諸生不少，譯成文者，自行譯成漢文可也。

何劍塵笑道：這何洞賓的魔力，實在不小，東西大教的臺柱，他都請得動，但不知道除惡社的社壇，卻有多大？來這些個聖人，敬他們在那裏坐着？吳碧波道：有宋之間拜呂洞賓爲師，就有子游到西域去留學，這些死了的古人真能解放與改進。何劍塵道：這些奇怪的消息，實在新鮮，我們能到他社裏去參觀一次，我想一定有趣得很。楊杏園道：參觀倒不成，只要有社裏的人介紹，就可以去，不過進去就得對帝君的像磕頭。何劍塵笑道：呂洞賓無論是什麼神仙不是神仙，他總是一個古人，我們對着古人磕頭，也不算屈尊。吳碧波道：你剛才說帝君的像，這也是扶乩畫出來的嗎？楊杏園道：你要問這樁事，那就更有趣味了。據他們社裏人說，呂洞賓曾在乩上告訴他們，說我某日某時，要攝一個真像，和你們相見。到了那時候，你們可以把照相機對空中一照，我的相自然會發現出來。他們得了這個理論，當然沒有不相信的，到了那日，大家灑戒沐浴，香花奉請帝君照相。就把照相機，安在院子裏對着天空，攝了一張影片，說也奇怪，攝完之後，那塊乾板上，就發現了一個道裝的影子。這時候，在旁的社友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三呼萬歲，對空中拱拱手敬的磕頭。後來把這張相片子洗出來，正是一個身背古劍，手執雲拂，眉清目秀，長鬚道裝仙人，雖然和戲臺上所扮那個三戲白牡丹的呂洞賓，有點兒

不同。但是不致不錯。他們看了，越發死心蹋地，信仰帝師靈驗，就把這張相片放大，在壇上供奉。吳碧波聽了，不由得拍掌稱奇，說道：果然如此，我也要去瞻仰瞻仰，但不知道這副相片是那一家照相館照的？楊杏園道：天機不可洩漏，他們豈能假手於照相館，自然疑本社社友誠心誠意恭請的。何劍塵道：對。中攝影能照出一個神仙的相來，這事我有些不相信。楊杏園道：好在放大的仙相，現在境內的惡社壇裏，這是鐵案如山的。一個證據。不瞞你說，這社裏我曾去過一次，那相確實是相片放大的，一點兒不假。你不信，你只要一見相片，就沒有話說。何劍塵聽見這話，也不由得高興起來。說道：果然這樣靈顯，那簡直是活菩薩，我很願意去看看，你社裏既有熟人，就請你設法介紹我們去看看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社外人去參觀，事先要通過他們的什麼總教長，統這長，答應不答應，卻是不能定。等過兩天，我再給你們回信。吳碧波笑道：無論如何，務必請你說法。楊杏園說道：有一個楊學孟，是我一個本家，他常在宗大海那裏跑，也是除惡社的一個社員，要找人介紹參觀，他倒可以辦。等我過一兩天去找他說說。何吳二人，說得很好，再談了一會話，各自去了。過了兩天，楊杏園抽了一點工夫，便到共和飯店去找楊學孟。恰好他在家裏，這時，他正伏在桌子上，擺着筆，旁邊堆了一大堆參考書，正在做詩呢。看見楊杏園來了，把筆一放，連忙招呼請坐。楊杏園道：你是做詩的，怎樣在這間工夫？楊學孟道：我那裏是做詩？也是沒法。昨天社除

嚙吐真扶地，呂祖做了幾首詩，一定要我們和讀，在場的人，和了三四個滿頭，勉強交卷，那不畏葷。但是這可詩，卻要印在個佛龕裏的，不能不修飾得好看一點，所以拿回來重新改過一下，偏偏仙佛慈悲等着要印，不能不趕起來。楊杏園道：我正參攷你們的貴姓而來，我有兩個朋友，想去請個醫治呂祖的真相，特帶我來和你商量，可否介紹門進去看看。楊杏園道：這就是這麼一回事，你們當新聞記者的耳目靈敏，又什麼不知道的？天下的事，無所不備，是稀奇話，一看見就中肯了。楊杏園道：照你這意思，吾輩顯聖仙傳，雖說全真何物？楊杏園道：假裝不假。楊杏園道：既然不假，為什麼不可以參閱？楊杏園道：我聽了笑，不肯說下說。楊杏園道：我告訴你，我也去參觀過一次，確是有些靈驗。楊杏園道：你也有點靈驗，我來問你，你懷疑的是那一處？楊杏園道：我說說那靈驗的，卻有一處的人，不是世人可以扶的。那末，這不靠別夫何處？楊杏園道：楊杏園道：這水其械倫，就是這生人去扶地，也是一樣，可以扶出字來的。楊杏園道：這了這一點，我查過許多書，都說神旨一變，四書五經沒有別處可扶。楊杏園道：楊杏園道：我這也不虛說他是假？就是天天和地裏的人，誰又道得？楊杏園道：楊杏園道：他這神旨，就是那無祖相好，聽說他前次來，在空中說了許多話，真是神妙不可思議。楊杏園道：這也沒有什麼新奇？這無祖相好，不靈驗了。楊杏園道：前天做仙傳，他這神旨，也與真相不入。本樞這一兩天來，他這神旨了。

杏園聽了，笑着說起來。說他：清個機會，那就好極了。無論如何，他那天必帶我們去瞻仰瞻仰，究竟相框是怎樣照出來的？楊學孟道：若果你一個人，我盡可以說去，若還要帶朋友去，就要先通知社裏，請要請帝師的批示，皮與不皮，那可不致斷定。楊杏園道：若果為表示體面起見，當然要派人答候。這何必要請示？楊學孟道：我們的帝師，社裏之事，罪無大小，那是好親的。去年上半年他老人家在任日，廣寧會館的戲園，那是親熱的，演唱的時候，戲臺上多貼兩張橫批，他老人家還批示下來，充滿大強，有礙觀衆目光，着即撤去，以節靡費。由此想推，你可知道帝師調燭幽微了。楊杏園道：呂祖他本來是個風流瀟灑的人，既然飲酒賦詩，毫無拘忌，對於舊律，一毫不算外行，看了戲之後，作了戲評沒有？楊學孟笑道：戲評雖沒有，卻也有幾句批語。有一位唱正生，和一位唱青衣的，他老人家，竟批着每人供果兩碟呢。楊杏園道：什麼麼？得這樣少？楊學孟道：這還少嗎？社裏的社戲戲子的洋錢捐出來，也不過賜茶一杯半杯，賜果一椀兩枚，而今盤碟子的果于賜出來，那總算是二十四分前兩子哩。楊杏園道：何不賞戲子幾文錢？楊學孟笑了笑，不作聲。楊杏園也覺得這句新聞得不合式，便也放了過去。又道：照仙相的那一天，務必請你帶我去參觀。楊學孟道：老實告訴你，就是今天。你若是不願去，我自可以替你，你不必親自去。可憐我等日子。楊杏園聽了，要去看看仙相，就都依允了。又過了片刻，韓相和孟把詩稿寫完，兩個人便一同到徐翠

社來，到一處社門口，只見車馬盈門，十分熱鬧。一直走到裏面，只見西面牆上，用黃紙寫了一尺來大的一個字，寫着肅靜誠敬的字樣，四圍靜悄悄的，一點聲息沒有。只有檀香燭油的氣味，一陣一陣的撲鼻而來。楊學孟走到這裏，連咳嗽也沒有了。他把楊杏園引在旁邊一間小會客室裏坐了。說道：你在這裏等一等，讓我進壇去看看，我沒有來，你千萬別走。說着，他就進壇去了，走到壇裏，只見本社的總務員曹小風，跪在呂祖面前，再三的磕頭。楊學孟一看，他帶一定是帝師氣了，站在一邊，也不敢作聲。那邊沙盤上卻批下批示來，要曹小風捐二千元辦理四郊的旱災。曹小風磕了三個頭道：回帝師的話，弟子這幾年在京賦閒，絲毫沒有收入，就是有點積蓄，也都用光了。那批上又批道：子當本社幹員，對慈善事業，而乃如此推託，將何以我提倡？看賣手心五十板，以為不忠社務者戒！命悟能悟空執刑，切切。曹小風聽到說要打他的手心，心想，自己也曾做個一任道尹，如何能受這樣的侮辱，連忙又爬在地下磕了三個響頭，就願回去辭職，臺灣多少捐多少。批上批道：胡說！現在即捐款亦須打手心五十板。曹小風偷眼一看那兩個執刑的，板着面孔，不像往日那樣安閒。心想，是了，早一個星期，我曾當總壇長面前說：他們兩句，今天他們是報仇一筆。又磕了一個頭，直挺挺的跪着，請帝師饒恕。這時，那邊亂筆在沙盤上飛舞，寫着打打打！那兩個來示執刑的，這悟能悟空兩位先生，和曹小風向來不和，便走過來對曹小風道：帝師已發怒了，你還不領刑嗎

？說着，拿了戒尺過來，便要動手，曹小風急了，爬起來就往外跑，昂頭對着天，口裏嚷道：這是假的！這是假的！你們別這樣捉弄我，惹得我戰破了這個紙老虎，大家都不好看。說着，他就跑走了。這時，在這裏的戈甘慶和一班社員都勃然變色。心想，曹小風這抗學論，那經教士，這還了得！戈甘慶取下帽子，壓着臉在呂祖神位面前，說本人誠心悔過，是誤信末字所致，而今跪在這裏，請帝師饒他一次，弟子一定教他前來謝罪。這些社員，看見戈甘慶跪着不起來，也只得都跪下，和曹小風講情。呂祖道：小風之罪，誠不可赦，但念汝等懇求，恕其初犯。大家看見這樣情形，都磕了三個頭，方才爬起來。呂祖又道：李有泉學不。旁邊站着的李有泉，趕忙跪下。呂祖道：着汝捐若一千元賑災，願否？李有泉看見剛才的情形，那敢說平個不字？而且他又是最信呂祖的，更不會抗命。便道：弟子遵命捐款一千元，另外捐款五百元，為本會服務人員作膳。沙盤上站衆亂動，批道：善哉！吾國知子為大慈善家也。岩羅川士二兩，以獎有功。又批道：吾知金子小德，所願川土甚多，可代予贈孝子。然而予未免乞福其鄰而與之矣。哈哈：余小德家裏藏的川土，都是六七年的老貨。用繩子藏着，封好了口埋在土內，這是他自己享用的，除了他老太太而外，誰也莫想染指！這件事不知怎樣被呂祖知道了，心裏佩服帝師靈顯的了不得，爬在地下磕下三個頭說道：願遵諭送李有泉二兩川



士，不知帝師要此道與不與？皇上批道：啞喏！仙人毋須此也。楊學孟看見呂祖已心平氣和，等余小隱爬起來了，便跪下去說道：弟子有一友人楊杏園欲來壇內進謁，現在壇外候諭，可否能讓他進來？皇上批道：可。楊學孟謝了呂祖，便走到外面來說楊杏園。楊杏園正等得不耐煩，埋怨道：你怎樣進去這久？楊學孟道：剛才帝師出了一個歌謠的題目，叫就做，又限定用九作韻，當場就要交卷，簡直把我逼死了，我剛才纔做完。楊杏園道：和神仙做詩，一定是做得很好，念給我聽聽。楊學孟道：這時沒有工夫，你就隨我進去罷。楊杏園跟着他走過一重大院子，上面便是仙壇，門窗格扇漆得金碧輝煌，兩，壇上面供着呂祖的像，繡轎低垂，鐘磬環列，香案上的紫銅爐，正焚着沉檀，香煙繚繞。四面擺有許多經卷，和玉瓷古玩，配上素梅碧桃秋海棠，和溫室裏養的鮮花一盞，覺得這屋子裏，別有一種天地。壇裏的人穿着長袍馬褂，都是恭而敬之的，說起話來，都是極低的聲音，真是有些神祕的意味。楊學孟把楊杏園引進來，就先教他和呂祖磕頭，事到了壇上，楊杏園抵着面子，要躲也躲不了，只得在香案前擺的布墊上，跪了下去，磕了三個頭，爬起來又作了一個揖。不進佛心裏總覺得此間不彈已久，好得做得不大合式。楊杏園磕過頭，站在一邊，只見那呂祖像的上面，掛着塊大匾。上面題着四個大字，五教統一。匾的右頭題着一行大字，上寫着佛封贊化音波地極聖大帝，兼授慈靈太上無量壽佛。匾的左頭題着五教歸宗真主並哲勳華若水早兵農書統事宜施陽道君。他問道：我只知

道呂祖真人仙童一，不料他這人真有許多筆墨。不過這五欲統一，很不可解，中國向來備釋道三派，叫作三教，如今無端又添上兩教，是那裏來的呢？難道這道四教在內嗎？這烟燈同，這酒不便圖，只刻在心裏。只見那遊沙道士已坐在那裏，說字，說邊備有墨筆黃紙，有人舉筆出紙。原意不勸他做道，他說道：「這仙丹就在這花籃裏，你拿之獻，下午趁普陀山約靈靈大士往孤山探探。此時大夜已過杭州，才華宮有一小僧和也。這時，就有一個人對空中作了一揖，那和尚已在前地，想門前空中問說：小僧仙這道說，一定也來自海上，到了孤山沒有？那和尚想不的說：「仙也！孤山一帶，如蘇迷山，一陣子。旁邊依舊有人踏靴出來，一看時，那土和尚的說：「仙也！孤山一帶，如蘇迷山，雪香成海，實為江兩妙景，千峰林和峭處士，彼方何樹探探，仙也！仙也！楊杏園看品上這樣說，便打算考一考仙家，輕輕的問楊杏園：「這位仙人，仙從孤山來，何不請他學兩首梅花詩？楊學孟批了一批袖的表裡，又輕輕的問楊杏園，何不請他學兩首梅花詩。楊杏園看見如此，也就不便問，只得點頭。一會兒上床，看那遊沙道士，帶着燈相架子進來了。這遊沙道士宗大發說道：「叫他拍照照鏡子，這仙童子竟能。至於照相，於照相，我們自己知道，他仙童子的仙童，不要拍壞了神仙。這遊沙道士說他是，退了出去，照相館的人，把燈片照相鏡子，一切照相的東西，都放在院子裏，供脫了去。一時就有二個社友，走到院子裏，將照相器具檢查了一番，都拍來頭道：不怨深

。總教長戈甘庵道：既不很潔淨，怎樣可以替神顯顯相？可以趕到裏面去，用檀香淨水除去穢污。那兩個人便一同拿着照相器具，上別的房子裏去了。這裏的社友，依舊在這裏請仙扶乩。約有半個鐘頭的工夫，那沙盤上已經跳出來了，八仙裏面的張國老已經降壇。這裏總教長就定長都跪下去，問道：弟子等理已遵常師諭，準備替老仙照相，可否就照？那乩上批道：老夫方避海上三由，不遠千里而來，正為此也。僻僻院中，可北向，數日後，諸子可見吾入畫之龍鍾老態矣。哈哈！乩上批完，大家忙亂了一陣子，已把照相器在院子裏擺北擺好，除了扶乩的以外，所有的人，都在院子裏恭而敬之的站着，恭候仙家照相。一會兒，張國老在乩上批道：吾已在鏡前，可即攝影。扶乩的看見批示，對外面一打招呼，這裏攝影的人，把照相鏡頭對空中，一開一關就照了相。在旁邊參觀照相的社友，依舊進壇來和攝壇仙人談道。戈甘庵便吩咐聽差，把那花照相館的人叫進來，叫他驗明玻璃版，就帶回去洗。照相的人知道這上面有神仙的相，也就擺出二十四分鄭重的樣子，把木盒子裝着玻璃片帶着走了。以上情形，楊杏圃都看在眼里，似乎一點破綻也沒有。心裏想道：難道這就把仙相照去了嗎？心裏存着這個疑問，總還不能十分相信，一會跟着社員出來，楊學孟送到大門口。楊杏圃道：今天所照的相，是張國老。這個老頭兒，是老瞎着瞎子的，這相片上有瞎子沒有？楊學孟道：怎麼沒有？昨天小無仙降壇，他就批明了，說是倒騎騎瞎子瞎。三天後，片子就可以從裏來，你再瞧

懶。說着，兩人各自分別，行不到十幾步，後面有個驢子飛也似的，從陝西社大門跑出來。一身白毛，兩隻白耳朵，很是英俊。後面有許多人追趕，那驢子一直從楊杏園身邊跑過去，恰好前面有一輛火車，驢子攔住，後面幾個人趕上，就把驢子捉住。旁邊有一個穿短衣服的人，氣喘如牛的，舉着鞭子，對驢子一頓亂抽。白雲罵道：混帳東西，原想你要跑，給你好吃的，你又耍跑，真是不識抬舉。楊杏園看見這人和驢子說話，一路笑了回去。過了三天，他特意跑到移花照相館去看張國老的相，諸想先觀為快。相片這時剛收好，隨處就還沒有拿去，照相館以爲楊杏園是除惡社的人，當真把相片取出來。楊杏園一看，果然一個白鬍子老頭，倒騎在驢子上。那驢子也是一身白毛，兩隻白耳朵，他就不必細看了。世間叫照相館把相片存好，便坐車回家。車子走到櫻桃斜街，忽然聽見後面有人喊：楊杏園回頭看看，那是張國老的媳婦阿毛，便和他點了一點頭，笑了一笑，車子卻依舊拉着。阿毛道：慢慢走走。那裏這驢子呢？說着，便上了車。楊杏園只好停在車子，走了下車。阿毛道：早兩天，我就想打電話給你，又怕你老話不接，豈不是找釘子碰嗎？楊杏園笑道：你們還找我嗎？阿毛道：喲！不要說這話了，人家都病了好幾天了。說時，把車上送的那個熱包，拿起來給楊杏園看。楊杏園道：誰病？阿毛道：誰病了哩，老七病了哪。今天一共是五天了，頭一兩天，還勉強的可以走動，第三天就不能起牀。因爲生意上實在不方便，那天就搬到小房子裏

來了。老七對我說了話，說你安一轉，我這小房子裏，七七八八的，怕你嫌煩，就說有敢來請。楊杏圃道：幾天不見，怎麼就害起病來？得病是什麼病？阿毛道：渾身酸軟，就這麼昏沉沉的，我們也不知道是什麼病。說着，把手裏東一指道：過去不多幾家，就是說的小房子。說到這裏，笑了一笑，又道：我們可不耽擱，楊老爺若肯賞光，願到去看一看老七，我包他吃一頓好飯。好道：楊老爺賞光，一會兒，想道：這話，說方已經是開門了，這一去未免有點不好意思。不，他心裏又心一動。阿毛道：這話的，老七，去看一看也不要緊啊。難道他那一點小房子，你還記在心裏嗎？楊杏圃道：他這樣一說，越發不好意思不去，只得跟着阿毛走去。車夫拉着車子，在後面慢慢的跟着。走到門口，原來是個小窄門，半個字掩着，阿毛將門一推，在前面走。楊杏圃跟着走了進去，是個小院子，兩邊房檐下，扯了許多破掛着，上房是棚下，一邊一堆木柴，一邊一堆煤球，又是條帶土與煤燒的報子，草皮一片。楊杏圃走到院子裏，阿毛舉一腳踏進屋裏而去，無端老三，草連，出來。說：楊老爺來了，這真是想不到的事，屋子裏可憐的很。這時，東西兩邊房檐下的人，都是不認識的，大概是鄰居。看見外間走進一個青年來，都圍着。楊杏圃道：楊老爺來了，兩腳三腳走進屋子。這正屋裏，上面掛着一幅三星圖，下面一張畫桌，畫桌上掛着一幅畫，許多金銀紙錢，畫桌單着一張方桌，上面擺着許多無名油煎子，堆了一片。側邊一架

簪梳篦，一個白爐子，又是散輪起來的石榴樹夾骨槌之類，屋子裏簡直填滿了。只覺一股油膩的氣味，並且爐子裏的火氣熏得十分觸鼻。阿毛躲進左邊舊的白布門簾子，說道：「請進來坐。」楊杏園走進去，一服就看見上面一箇干被架子牀，牀上鋪着一條淡紅的單被，裏邊有些殘剩剩飯。牀頭邊放着一張方凳子，上面又堆了一捲衣服。楊杏園沒有地方坐下去，在牀面前站了一站，便跳着牀潛進了。阿毛便叫道：「老七，楊老爺來了。」楊杏園對他搖搖手道：「不要叫，他睡着了，懶他去罷。」梨雲早聽見了，便轉過臉來，楊杏園一看他瘦了許多，眼睛那兒都大了些，臉上雪白，那裏有一點血色？連嘴唇上都是白的。他兩邊的鬚髮，都散披在臉上，亂着見楊杏園便擰起手來將頭髮理了理，扶到耳邊梳頭去。楊杏園兩隻手放在牀上，俯着身子對梨雲道：「老七，你怎麼樣了？」梨雲將眼睛對他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二爺，慢些的說。」梨雲道：「手來，拉着楊杏園的衣袖，手天才輕輕的放了。梨雲道：「你怎麼來了？」楊杏園指着阿毛道：「我聽見他說你病了，特意來看你。」阿毛抽抽頭道：「阿毛動動飯？」梨雲把眼睛看着他，搖搖頭。阿毛道：「沖點百合粉吃吃。」阿毛道：「梨雲道：「勿要。」阿毛道：「阿毛道：「梨雲把眉看一皺，認身裏裏一轉

道：「哎呀！這好容易！梅杏園看見他這副小兒子的樣子，倒驚得笑了。這時當錫老三  
 本已發了一茶水了，陶毛也了梨雲一調釘子，也走了。梅杏園便握著梨雲的手道：「哎呀！  
 ！怎麼這樣熱？」梨雲一翻身，將棉襖脫開大字套，將紅緊身兒全露在棉襖外面。梅杏園  
 連忙鬼着被服頭，輕輕的替他蓋上。又將被頭搖了一搖，說道：「你不是胡鬧！正發燒的  
 時候，怎麼在開我服來？」受了涼，難受了得！梨雲將臉伸出被頭外來，勉強的笑了一笑，  
 說道：「蓋不住。梅杏園只見他兩腮上，微微有點紅色，伸手一摸，熱的像火爐一般。  
 便問道：「這病可是不輕，是誰什麼大夫看的？」梨雲搖搖頭，梅杏園道：「你真是小孩子脾  
 氣。說到這裏，轉回頭一看，屋裏沒有人。說道：「你又沒有親人在這裏，自己不保重一  
 點，別人那管得許多？這病誰知道梨雲的心事，嘴一撇，忽然流下淚來。梅杏園輕輕  
 道：「他們不然大問你呢？」梨雲見問，越發嗚嗚咽咽，氣到棉襖裏去哭起來。梅杏園輕輕  
 拍着棉襖道：「你別哭！他們看見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？說着，把被掀開，只見梨雲把  
 兩隻手蒙着臉，伏在炕頭底下流眼淚。梅杏園道：「這倒是我的不好，一句話把你引哭了  
 。說時，只聽見房門外腳步響，梅杏園趕緊替他將被又蓋上，又輕輕的拍了他兩下，只  
 見錫老三捧着一把茶壺走進來。梅杏園道：「你瞧！他倒睡着了，陪客坐在一邊。梅  
 杏園道：「不要緊！我們又不是一天兩天才認識的。無錫老三道：「可不是嗎？裏不然，這  
 燒病的孩子，我們也不取鬧進來坐了。說着，取一條手巾，將茶杯擦了一個，遞了一杯

茶話楊杏園。楊杏園見他這般客氣，只得和他敷衍一陣。因為自己還有事，便要走了，喚雲兒見說他要走，隨即伸出被外來，對楊杏園擋着，拿一隻手對他招了一招。楊杏園便走了過去，坐在牀沿上，斜着身子握着梨雲的手道：我今天沒有打草來看你，所以沒有勝出了夫家。同我上車道客事，我一早就來看你，好不好？梨雲道：不嗎？我不！說，如推他的手不肯放。楊杏園沒有法，又坐了一會兒，說了許多話，約定明日早上準準，梨雲方才放了手讓他去。楊杏園才走出房門，又復走回來，請梨雲道：你要吃什麼？梨雲道：你買車。梨雲道：現在枕頭上搽了幾滴頭，楊杏園又走到牀前握着他的手道：你買點糖果和葡萄乾，好不好？梨雲用毛筆正要擦起來，有些不耐煩。忽然又勉強對楊杏園笑了一笑，微微的點了一點頭。楊杏園這才走了。次日一早，楊杏園洗了臉就坐車子到華嚴糖果公司買了一塊多錢的糖果，又買了一大匣子葡萄乾，便一遞上櫻桃斜街來。在半路上遇見賣糖的，他認心裏一動，又買了兩條下關的胭脂橋花，到了梨雲小房子門口，叫車夫先走，自己進去，說方才夾着一匣糖果葡萄乾，留雲去。阿毛一隻手裏拿着一口籃子，一隻手拿着兩片子，坐在上房門漱口，便笑道：楊若爺，早呀！楊杏園笑着點頭，問道：怎麼了，沒有？阿毛一盤眉毛道：昨晚上網了一夜，一直到天裏才睡，這病病是了不得。剛才我起來，他才回自己屋裏去睡呢。楊杏園見無錫老二翻了，心裏倒沒說許多，便放楊杏園，走進梨雲屋子裏去。一看牀上，蓋着兩條棉襪



枕頭上只露着蓬蓬髮髻一綫，懶得不去盥臉，懶得不去盥髮，把糖果葡萄乾放下，忙着把兩盞梅花燻了進來，放在鏡臺上。這時，阿毛正在院子裏與白熾子點的火，楊杏園二個人坐在屋子裏，冷冰冰的，鴨子沒有脫下，太太也沒有脫下，只在屋子裏走走來去。請早起來，沒有喝茶，又沒有吃點心，心事有一層解不出的感觸。一會兒阿毛走進來，笑道：楊老爺怕冷吧？楊杏園道：不要緊。阿毛指着牀上道：像這樣待他的，我看沒有第二個，他好了，可要重賞的謝呢。楊杏園道：謝我什麼？他又沒有化什麼。阿毛道：楊老爺你這句話，就當真把他們吃果子飯的人，殺得一點不懂好歹。楊杏園正要說話，梨雲哼了一聲，把一隻假手敲敲停了出來，問道：這裏吃茶。娘便將壁上掛的溫水壺取了下來，倒了半杯白開水，遞與牀前去。翠雲接過頭來，一眼看楊杏園，問道：你幾時來的？楊杏園道：才了有一點鐘了。翠雲便對阿毛道：人家大衣都沒有脫，想是怕冷。說說這裏，咳嗽一聲，就眼淚又流下來了。阿毛道：你也不曉得，楊老爺呀，阿毛端着那杯開水，遞與牀前去。阿毛道：你也不曉得，楊老爺呀？翠雲道：你乾什麼？先弄火去罷。阿毛道：我這會你喝，好不好？翠雲道：便把頭路送些來，楊杏園將茶送到他嘴邊，他接着嘴，呷了一口。又咳嗽了一聲，倒了下去。楊杏園一看見他這病，實在是沉重，便道：翠雲，你這病，可是不輕，你們請他請個不中平的大夫，恐怕難不